

丫鬟掏荷包數著銀子，知晚把糕點打包好正要遞給丫鬟，突然有兩個小廝邊跑邊疾呼道：「不想被調戲的就趕緊找地方躲起來，我家爺來了！若是被我家爺調戲了，我家爺不會娶妳的，聽到了就趕緊躲，我不是開玩笑的！」

兩個小廝一路往前奔去，嘴裡還說著，「妳這麼醜就不要問我要不要躲了吧？我家爺是長了眼睛的，妳就是躺路中間，我家爺也不敢踩妳啊，放心放心……什麼？你一個大男人躲什麼躲？長這麼黑還裝小白臉呢，呸呸！就算你真是小白臉，我家爺也不會多看你一眼，閃一邊去別擋道……」

「我說大娘，妳家女兒才幾歲啊，妳們就不用躲了，我家爺沒想過把人搶回去放家裡養，該買菜去買菜……什麼？是大娘妳要躲啊？還真沒看出來妳都三十好幾了，心態還跟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似的，要不妳就先躲著點吧……妳問我家爺長什麼模樣啊，這讓我一個做家奴的怎麼說，長得算是人神共憤吧，是人見了都忍不住想扔刀子——嘿！我這麼說不是要妳買刀啊，出了事咱不負責啊……」說話聲漸行漸遠，知晚聽得手上的糕點險些拿不穩，肚子都在抽痛。這也太搞笑了吧！誰家的奴才啊，這不是扯主子後腿嗎？

她不以為意，容清絮也沒在意，倒是她的丫鬟柏秀說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咱們還是躲著點吧。」容清絮輕笑了一聲，很隨意地道：「東陽鎮也算是天子腳下，豈是誰想胡作非為就能胡作非為的？真有人敢調戲妳家姑娘，我定剁了他雙手！」

柏秀想想也是，容家這些年雖然有些沒落，可在京都也是數得上名號的，哪是一個小鎮上的人敢惹的？不過她還是有些擔心，「要是東陽鎮也跟京都一樣出了個越郡王怎麼辦？」

容清絮啞然失笑，用手敲她腦門說她大驚小怪了，可是手還沒收回來，臉色就變了，「妳這烏鴉嘴往後要撿好事說，趕緊找地方躲起來啊！」

她一時慌了手腳，柏秀見這鋪子底下空著，二話不說就拉著自家小姐躲了進去，留下知晚和方氏兩個人面面相覷，到現在也沒弄明白到底出了什麼事。

聽到有一陣馬蹄聲傳來，還有說話聲，只聽說話聲道：「爺，這東陽鎮是曆州最繁華的鎮了，你瞧瞧這些姑娘長得是……連屬下都目不忍視，咱還是回京吧？」

知晚的眼角抖了一下，正要抬頭看，方氏卻把她腦袋用力按了下去，這馬匹就在不遠處，一抬頭就能看見了，知晚長得太標緻，雖然生了兩個孩子，終究不安全，還是避著點比較好，早知道會出事就該替她梳了婦人頭才是。

方氏這動作沒能逃過侍衛的眼睛，反倒給了他藉口，「爺，您瞧瞧您的紈褲之名都傳到京都外了，連個村姑都不敢抬頭，咱還是回去吧？」

知晚聽得心癢癢，這樣極品的人物不看一眼實在可惜了，便微微側過頭，一眼望去，她下意識就把手搭在刀上——沒錯！她想扔刀！一個大男人竟然長得這麼招搖？她自認長得很漂亮了，可是一見到這個男人瞬間就生出一股憤怒與自慚形穢，這還讓不讓人活了？

只見高頭大馬上坐著個俊美無儔的男子，臉上帶著怒意，雙眸有如繁星點點，一身天青色的緞子錦袍，袍內露出銀色鏤空木槿花的鑲邊，腰束玉帶，鳳目潑豔，妖冶絕倫，一對斜飛入鬢的長眉邪肆張揚，風華絕代，朱唇流波，占盡風流，眼神慵懶中帶著一股不羈，如雲山霧水般令人難以揣度。手裡搖著一把墨玉扇，妖魅的鳳眸在街上一掃，眉頭微攏，「吧嗒」一下闔上玉扇，手一伸就「啪」一下敲在侍衛的腦門上，「爺見不到人，還不是你搗的鬼。」

侍衛被打得委屈，「爺，真不關屬下的事，前面兩個小廝都是王爺的人，屬下也不好下狠手，其實也不怪王爺，是爺你做得太過分了，京都大小姑娘都被你調戲完了還不夠，你還跑到京都外面調戲人，王爺都被你氣病了。王爺這回是真的生氣了，要是你還敢調戲姑娘，他會剁了你的雙手。」

「啪。」，又敲了一記扇子在侍衛頭上，「你以為爺願意出來找人？還不是你們辦事不力？要是爺今天見不到人，晚上你去翻牆找人。」

侍衛猛抽著嘴角，抱著懷裡的畫軸翻身下馬，眼睛狠狠地瞪著畫軸，這女人到底在哪兒？都是因為她，爺本來就不太好的名聲這下子更臭了，現在別說這位郡王爺，就是王爺皇上甚至京都大小官員全都恨不得找到她，然後把她千刀萬剮才算了事。

他就不明白了，她怎麼就不怕死地惹惱了他們爺呢？還只留了一個背影而已。

侍衛知道什麼地方躲了人，距離最近的糕點攤先遭殃，他站在原地開口，「底下的姑娘，妳是自己出來轉兩圈給我們爺看呢，還是我抓妳起來轉兩圈？」

知晚只覺得烏鴉在腦門上徘徊，這人也太囂張了吧！她咬了咬牙，一字一頓說著，「要不要我也轉兩圈給你們爺瞧瞧？」

侍衛掃了她一眼，看見她那白皙標緻的臉蛋就微微一愣，難怪要躲了，長得真不錯，「妳就不用了，我家爺不找村姑。」

村姑？知晚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衣裳，無力地抬手揉著太陽穴，她還真得慶幸自己是個村姑了，不過越這樣想她的心裡越悶，剛剛因為是村姑，無權無勢的被地痞欺負，現在反而來了一個專門欺負大家閨秀的，這什麼破朝代啊，王法都是拿去餵狗的嗎？不但護不住村姑，連大家閨秀也護不住，還要它何用？

方氏聽侍衛說不找知晚，心裡放鬆了些，盯著攤子下面的容清絮，不禁替她擔憂，卻不知道怎麼幫她，只好盯著知晚看了。

知晚往攤子前一站，淡淡掃了侍衛一眼，「不買糕點就站一旁去，別耽誤我做生意。」

侍衛有些傻眼，這村姑的膽子真大，不知道他家爺是什麼人嗎？就算不知道，光看別的姑娘嚇得都躲起來了，也該知道不是她惹得起的吧，她倒是不怕死地往上撞。

這時有兩個男子走過來，正是收攤位錢的人，只見其中一人手裡拿著三文錢，丟給知晚道：「這是妳們的攤位錢，收拾鋪子走人，以後都不許在東陽鎮擺攤子！」

那三文錢在攤鋪上轉了兩下，其中一枚還滾到了地上，知晚心裡的火氣一下子冒了上來，真是欺人太甚！

可是知晚還沒出聲，站在一旁的侍衛倒是先發飆了，直接拎了兩人的衣領子就扔遠了，砸在人家路過的轎車上，隨後笑咪咪地掏了銀子拿了塊糕點嘗，邊啃邊壓低聲音道——

「姑娘好氣魄，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家爺有些欠收拾，還有我家爺雖然喜歡調戲姑娘，但從不打女人，一會兒他要是過來，妳可要使勁打，不會讓妳白辛苦的。」他說著就從懷裡掏出五兩銀子擱在糕點攤上。

知晚的臉色頓時很怪異，她只是賣糕點而已，又不兼職做打手，不過有錢不掙，她傻子啊，這衣冠禽獸她早就想收拾了！

她迅速收了銀子，「打暈可以嗎？」

「……妳要真能打暈，我替我家王爺、當今皇上、大越朝的文武百官以及那些被調戲無處伸冤的大家閨秀付妳百兩黃金！」

「成交！」

方氏在一旁聽著知晚和侍衛的話，還有侍衛說打不過就哭，他家爺最煩就是女人掉眼淚，就算是長得跟天仙一樣也不會再多看一眼，頓時覺得背脊發涼。

不應該是這樣啊，做下人的不是該維護主子的安全嗎？怎麼找人打主子還會有這麼多人感謝？難道京都的人跟平民百姓不一樣？

坐在馬上的男子早等得不耐煩了，「還在磨蹭什麼？趕緊拖人出來！」

侍衛突然一捂肚子，「爺，屬下肚子不舒服，先去方便一下。」說完就擺出一臉憋不住的表情，趕緊溜走。

另外一個侍衛說道：「他肯定沒帶草紙，屬下替他送去。」一說完翻身下馬便跑了。

知晚看著，嘴角是一抽再抽，第一次見到這麼特別的侍衛，這是替她製造打人的環境嗎？主子不打女人，他們做侍衛的要保護主子就不能袖手旁觀，溜走了就眼不見為淨了？

真是難為這些侍衛了，知晚握著手裡的銀子，有種任重而道遠的感覺，為了那百兩黃金，她今天豁出去了。

馬背上的男子一張臉青黑得跟墨一樣，這兩個吃裡扒外的，也不知道胳膊是朝哪邊拐，想用這樣的法子逼他回京，父王未免也太小瞧他了。男子翻身下馬，嘴角勾起一抹邪肆的笑，他倒要看看這要錢不要命的女人要怎麼打暈他。

知晚在攤上瞄了一眼，想找個稱手的武器，可是看來看去，除了那把刀就只有扁擔，她原本想拿刀，可是方氏不同意，她只好拿扁擔了。

哪知道她剛伸出手，扁擔就不見了——一隻骨節分明的手拿走了扁擔，下一刻就直接扔到路中間，還丟了一句話砸在她腦門上，「不自量力。」

對於這樣的變數，知晚心有些涼，這百兩黃金可能要飛了，她想把人打暈，可人家不打女人不代表會乖乖站著讓她打啊，她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雖然那侍衛說他家主子不會對女人動手，不過她還是有些擔心，「你真不打女人嗎？」

聽到她這麼問，男子的臉明顯有些抽搐，他怎麼覺得手有些癢？懶得理會她，他轉身朝容清絮走過去，此時容清絮已經從攤鋪下鑽了出來，她實在是待不下去，腿都蹲麻了。

男子一轉身，知晚的眼底瞬間閃過一絲狡黠笑意，衣袖下的手握緊，欲追上去，可惜一邁步就發生意外，她腳尖踩到裙襬，身子一個不穩就直接朝前撲了過去，好巧不巧地將男子撲倒，她立刻將握在手裡的一根銀針往他身上扎下去，就聽一聲淒慘的叫聲響起，兩人就在眾目睽睽下將糕點攤子整個壓垮了。

天可憐見！她只是想偷襲，不是故意搞意外啊，也不知道銀針戳到哪裡了，她感覺到一股寒氣冒出來，趕緊從人家的背上爬下來，找了半天才找到銀針，還好沒扎在死穴上，不過她渾身還是顫了一下，也是她命大，把人家扎得動不了，不然肯定會有生命危險，如果因為一個下意識的反擊就導致殺身之禍，她可就死得比竇娥還冤了。

她還在暗自慶幸著，就聽腳邊傳來一個咬牙切齒的聲音吼道：「死女人！還不趕緊扶爺起……」

知晚渾身一哆嗦，趕緊把銀針拔了又扎下去，直接把男子扎暈——不管了，等一會兒拿了黃金就直接逃命吧！

方氏站在一旁看呆了，她沒想到知晚真的為了百兩黃金就把人打暈了，再看散落一地的糕點，她趕緊過來，「得給他翻個身，不然糕點會把他憋死。」

打暈和打死是兩回事，知晚和方氏一起幫他翻身，看著他滿臉的綠豆糕和山楂糕，知晚的心抖了一下，趕緊掏出帕子替他擦乾淨，至於塞在脖子裡的那些就無能為力了。

處理完之後，知晚瞄著四下，人都已經暈了，怎麼那些侍衛還不趕緊來簽收付錢？

等了一會兒才見兩個侍衛趕來，看到自家主子以完美的大字型姿勢躺在地上，頭髮上還夾雜著糕點，侍衛的心撲通亂跳，他驚恐地看著知晚，一字一頓道：「妳真把我家爺打暈了？」

知晚爽快地點了點頭，「為了百兩黃金我可以連命都豁出去，黃金呢？」

侍衛無言以對，這女人真是要錢不要命，撇了一眼地上的男子，他心都涼成冰塊了，自己根本是在找死，等爺醒了，他還能有命嗎？他不過就是開了個玩笑，沒想到這一個手無寸鐵的村姑真的把他家爺打暈了，早知道爺這麼弱，他自己下手就行了。

只是他有言在先，這銀子不付是不成的。他掏出懷裡的銀票，有些為難的看著知晚，「就先給一百兩銀子，若是我還有命在，妳就到京都鎮南王府找我拿剩下的九百兩銀子。」

知晚聞言微微眯起眼睛，竟然只付一成工錢？雖然一百兩銀子是不少了，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可是原本說好是百兩黃金啊，她可不曾傻到去鎮南王府自投羅網，她的視線一掃，俯身把男子的髮簪拿了下來，覺得不夠，又要去拿人家身上的玉佩。

侍衛都看傻了，這女人的生肖是屬土匪嗎？不但扎暈了他家爺，還拿他家爺的東西抵帳。他是他、爺是爺，不能混為一談的，見知晚就要拿走玉佩，他急忙阻止道：「這是我家爺最喜歡的玉佩，妳不能拿。」

知晚看他那神情，似乎她要真拿了他便會動手阻止，她撇撇嘴，這侍衛真是不同，不維護自己的主子，反倒維護主子的玉佩了。

她正要說話，突然有兩個女人扒開人群，衝過來就抱住她，其中一個年紀比較大，估摸著有四十一二歲的樣子，上上下下地不斷打量著知晚，急得眼淚都流出來了，她沙啞著嗓音急急問：「姑娘，這些天妳跑哪裡去了？」

知晚整個人都怔了，這婦人是誰啊？她的眼神很慈和，一副很擔心的樣子，婦人還要說話，一旁跟著的丫鬟卻扯了她的衣袖子叫著娘，還指著地上躺著的男子給她看，婦人一見就變了臉色，想到方才在人群裡聽到的話，二話不說拉著知晚就跑，活像有惡狗在追殺她們似的。

見知晚被人拽走，方氏只好跟著走，攤子都不要了。

知晚努力抽回手腕，可是老婦拽得很緊，她掙脫不掉，等到了無人處，那婦人扯著丫鬟就跪了下來，拍著丫鬟的後腦杓要她謝罪。

知晚茫然地看著婦人，婦人一臉後怕道：「要不是她貪玩，奴婢也不會因為要去找她而讓姑娘一個人坐馬車先走，姑娘也就不會丟失。好在姑娘沒事，不然奴婢還有何顏面活在世上……」

知晚越聽越迷糊，忽然想起什麼，打斷她的話問：「妳是姚嬤嬤？」

婦人驚訝的抬眸看著知晚，丫鬟跪在一旁噤著嘴也看著她問：「才一個多月沒見，姑娘怎麼連我娘都不認識了？這段時間妳跑哪裡去了，這四里八鄉都找遍了也找不到妳，我娘差點把我活活打死！」

姚嬤嬤瞪著茯苓道：「還不是因為妳，下次妳再敢亂跑給姑娘添亂，我打斷妳雙腿！」

茯苓委屈得要哭了，「又不是我的錯，是那個車夫把姑娘一個人丟在了路邊，姑娘才會丟的。」

母女倆繼續說著那天的事，知晚聽著，心裡有了幾分明白，這就能解釋她為何會孤身一人暈倒在路邊被方氏夫妻所救，原來是因為當初那個車夫趕著回家沒法送她，就把她丟在了路邊。

她無奈地扯了下嘴角，只能算她倒楣，不過聽姚嬤嬤的意思似乎也不能怪那車夫，人家的爹過世了正趕著回家戴孝呢。

知晚趕緊扶她們起來，方氏也過來幫著，她打心眼裡替知晚高興，忍不住道：「今兒這門算是出對了，終於讓人找到了妳。」

知晚點點頭，雖然鬧了許多不愉快，不過總算有了大收穫。

姚嬤嬤抹著眼淚，突然想起什麼，連忙問道：「姑娘，妳肚子裡的孩子呢？是生了還是……」

就聽方氏回道：「生了，還是對龍鳳胎呢，可愛的緊，孩子的爹呢？沒有一起來嗎？」

姚嬤嬤的臉色頓時變得古怪，茯苓更是直接拽了她的胳膊道：「娘，我覺得她不是四姑娘，她除了長得像之外，其他沒一點像的。」

聽到女兒這麼說，姚嬤嬤的臉色更怪了，其實她也是這麼想的，眼前這姑娘不像她家姑娘，好像不認識她們母女，雖然知道自己叫姚嬤嬤，卻沒之前那麼依賴她了，再者，姑娘的膽子幾時變這麼大了？敢在大街上拋頭露面做生意，還撲倒一個男人！

方氏忙替知晚解釋道：「她生孩子時候難產還大出血，差點死了，後來醒了卻忘了事，不記得自己是誰了，她的手腕上還有紫金手鐲，妳們瞧瞧是不是見過？」

姚嬤嬤細細看了看手鐲，是她家姑娘的不錯，這回錯不了了，她立刻放寬了心，「是我家姑娘沒錯，這鐲子是從小戴到大的，從沒取下來過，只是姑娘怎麼上街賣糕點了？還遇上了……」

她話沒說完，茯苓就忍不住插嘴道：「姑娘也太太膽了，咱們幾個躲他還來不及，妳還往他身上撞，剛剛差點嚇死奴婢！」

茯苓一直在街上，遠遠就瞧見知晚在吆喝賣糕點，一時不敢確定是不是自家姑娘，正要來問卻看見越郡王出現，她就更不敢出去了，只好躲在人群裡瞅著，後來看到知晚竟然撲倒了越郡王，她嚇得趕緊去找她娘，原以為知晚死定了，沒想到兩人趕來的時候就見到知晚那近乎打劫的行徑，茯苓到現在還暈乎乎的覺得是在作夢，嚇破了的心現在還沒合起來。

知晚皺眉，這話怎麼聽著不對勁啊，她要躲著他做什麼？「他跟我有關係嗎？」

茯苓頓時拔高了音調脫口就道：「怎麼沒關係啊？他是妳未婚夫啊！妳不記得事了，虧得我跟我娘還記得，夜裡都嚇得睡不著，就算睡著了也驚得一身冷汗，想逃得遠遠的又擔心妳被人抓回去，就只能在鎮上守著，等妳來找我們，可是妳都不來……」

方氏嚇得張大嘴巴，方才那男子竟是知晚的未婚夫？那知晚就是還沒嫁人了，那兩個孩子……知晚覺得頭實在疼，想著思兒和塵兒，忍不住問：「那我是跟誰生的孩子啊？」

Crescent